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 
第四十七回 逞前技謀移東所 思舊患出繼伯家

梅至冬深發豔葩，菊因秋後有黃花。文心苦處奇方見，始信天公是作家。

卻說耿家自泗國兄弟死後，棠、康、荊、合四位夫人俱是寡居。只有棠夫人無兒無女，原要與康夫人住在一處，將產業均分。後因朝議要與泗國公立後承祀，故此棠夫人不便遷移。

康夫人這邊，仍照泗國公在日之例，令五房輪流去與伯母為伴，非止一日，又是正統三年，棠夫人與康夫人商議：「與其教眾姪婦來往替換，莫若在五房內接一房去，猶如過繼的一般。一則可以代辦家務，二則可以日久相托。姪兒耿朗，仍按五房輪流息宿次序，前往伯母家過夜。又可以不時察查內外。」康夫人與耿朗俱皆應允，只是五房內除雲屏不可出繼外，惟有在愛娘、香兒、彩雲、春曉四人中推出一人。香兒得了這個消息，先在康夫人面前百般獻好，耿朗身上萬種乞憐。又偏遇順哥染患瘟疫，兩個月方好，復傳染了春曉，幾乎不曾出事。這期間，管門戶的索媽媽在九畹軒看見夢卿，一驚得病而亡。

香兒因借這個緣由，便道東一所方位與六娘順哥年命不合，若不遷移，恐有大害。且又二娘靈魂屢見，必是葬地不利，亦宜斟酌。耿朗心中大疑，便令地理先生看了東一所，又去看夢卿的墳。那地理先生原是有名無實，一味奉承道：「土脈滋潤，草木暢榮。來龍迢遙，結穴端正。

真吉地也。至於東一所住宅，想是與夫人公子年命有礙，不然為何屢見怪異？」耿朗越發疑心，又令《周易》先生占算，那先生用三個金錢搖動，依次擺去，一連六次，口內念道：「折、折、折、折、單、折。」一一寫在紙上後，又配了日月干支，乃攢著眉道：「卦得《比》之《蹇》鬼持世爻，恐有喪服之憂。」耿朗大加疑懼，香兒又私向耿朗道：「若論年命，三娘與我俱合。住的方向不對，住了這些年，並無一毫災異。

這分明是信者有，不信者無。然東一所畢竟有些蹊蹺，地理說不好，占卜亦說不好，俗語雲，寧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免得後來追悔。」耿朗道：「你與五娘，宜於東邊。三娘、六娘，亦於西邊。你四個何不對換了？」香兒道：「我原有此意，只是三娘、六娘，俱未想到。我要強強的去換，知道的說我一舉兩得，不知道的必說我欺大減小，我所以在你面前並不敢提出一字。」耿朗道：「三娘、六娘，不是不知事的人，你何妨早言？可太強。鬼神疾病，乃人間常事。倘或搬到西邊來還是不吉利，豈不怪我多事！所喜者，西一所獨門獨院，又有花廳，又有花台，三娘愛清淨好遊戲，正該居住西廂內。南有花廳，北有高樓，六娘順哥乳母侍女分開居住，你去時亦省卻多少嘈雜。我這些話並非沽名討好，亦不是捨己從人，不過為一家和順而已。」耿朗深以為然，稟知康夫人，亦說有理。正在商議遷移，彩雲亦私向耿朗道：「大伯母家除了大娘，是我們四個應去。三娘乃大娘幫手，六娘又有順哥牽連，四娘早已與你說明，獨有我一人無依無靠。西廂一所，已是居住不長。

翻手復手，又移甚麼東廂？待我去後，六娘再移了過來，豈不省事？」香兒聽見彩雲要出繼，心甚不忿。因向彩雲道：「俗語雲，日近日親，日遠日疏。你如何去得？六娘原是伯母心愛的，去了必然相投。況且順哥已交八歲，未必就離不開，就便離不得，又何妨學他父親，兩處裡住宿。彩雲歎道：「你們都有情面，我如何比得！」香兒道：「你難開口，我替你說。」因又乘便向耿朗道：「伯母為人，又嚴肅，又精細。必須會說話，會行事，極聰明，極爽快的人，方能合式。且家下的男女內外，人多勢眾，又必須大方細緻，寬嚴兼有的人才能料理。

別者的總然一時強去，終久不能相投。」耿朗道：「若依此說，不是三娘，就是六娘了。」香兒攢著眉道：「大娘多病，三娘如何去得？順哥還小，六娘亦去不得，我與五娘，雖不稱伯母之意，究竟推脫不開，亦只好小心盡力，不給你丟臉足矣。」

耿朗道：「你是去不成，就便他們，亦要由伯母自揀。」香兒道：「伯母若揀了六娘去，順哥靠誰照管？」耿朗說：「那時再作計議。」香兒聽得，好生歡喜。

時至八月中旬，棠夫人偶來，五房一齊承應，俱各珠翠繽紛，綺羅鮮麗。惟有春曉，內穿藕色紗衫，外罩月白鶴氅，條條容地皂色裙。輕輕黛眉，矮矮螺髻，兩行翠羽，一股銀釵，越顯得一天風韻。棠夫人道：「六娘淡抹比濃妝分外好看。」康夫人道：「今日乃二娘忌辰，故他穿素。」棠夫人道：「素服甚是，但服制已滿，亦當佩些物件。前者勞他繡了一尊觀音，今日正好酬謝。」說畢，將帶的一個白玉方勝兒親手掛在春曉胸前。康夫人道：「伯母看六娘何如？」棠夫人道：「當日他伯父最喜二娘，今日我見六娘，亦是如此。緣分相投。自然覺好。」康夫人道：「伯母何不就過繼了六娘？」棠夫人道：「這要他自己斟酌，不可抑勒。」當日妯娌兩個，便擬定了春曉。

到晚間，棠夫人回家。春曉獨自一人在芭蕉月下，想起夢卿初來，是何等風景？今日香兒不容，又是何樣局面？棠夫人的深情厚意，一時拗不得。順哥兒的牽腸掛肚，一時擺不開。千回百轉，慮後思前，不覺淒然淚下。猛省的一人走至面前，叫道：「姨娘想是『愛月夜眠遲』了！」仔細一看，卻是愛娘。春曉道：「三娘記得日間之事乎？」

愛娘道：「我正為此而來，你卻有何主見？」春曉道：「若說繼續蘋蘩，晚兒出身卑陋，還是著落眾位主母。若說奉修菽水，晚兒素習勤勞，自當代替一行。現在四娘、五娘，俱不願意。我若再要耽延，勢必致有恩的反生嗔怪，有怨的又起風波。目前不妨，後必有患。想二娘尚然如彼，何有於我？況且官人日親則情薄，日離則思長。我此去或者因大夫人抬舉，不至有向隅之悲，亦未可定。只是順哥，全要三娘了。」愛娘道：「我替你亦作此想，誰知你早參透。人生百歲，無不散之場，與其苦惱相隨，何如冤家遠避？就使二娘目今若在，亦必然是要跟隨伯母。至於順哥，正好兩處住宿，想官人斷無不允之理。」

當夜計議到三更，至次日，棠夫人令人來討春曉口信，春曉便慨然應允。雲屏、愛娘又將順哥一事告知耿朗，耿朗亦無不從，遂親身稟明棠夫人。棠夫人分外歡喜，且說道：「有媳婦無孫兒，終覺寂寞。順孫既來，便當長住，何必徒多往返！」於是擇於十月吉日來接春曉、順哥、順娘三口。康夫人令兩個奶娘與性瀾、情團四個人隨了去，彩蕭、彩艾重賞嫁出，彩蕭、彩艾向春曉痛哭而別。春曉遵夢卿前言，將驅邪劍、解憤琴留給丹棘、青裳，又重酬過眾氏、霈氏。凡五房內舊日姐妹及頂名後來之人，並管茶管飯、管門戶、管灑掃各項婦女，俱各按新舊，分別重輕，給與物件。將作侍女時得的費用，並作妾時支的分例，十成散去八九。是時愛娘因春曉已經出繼，知心既遠，越圖清淨，遂先移進西一所。香兒卻暫住看山樓。香兒每日令宿秀來看東一所的紗燈錦幕繡褥花簾，及一切什物，有無缺損。春曉得知，便將留下的物件備細開單，送給香兒，以備查收。

到得十月吉日，康夫人親送春曉，春曉左手拉了順哥，右手拉了順娘，在大廳前與康夫人一同上轎。雲屏、愛娘含淚送出，彩雲因平日相好，亦覺難捨。曉露夕煙，哽咽不已。春曉各安慰了幾句，然後上轎而行。到得泗國公府內，耿月旋等的娘子早已迎出儀門。春曉拜過棠夫人，棠夫人令家人等俱來拜見。

是日作賀，晚間康夫人回家。次日香兒便往東一所搬移，耿朗還要令地理先生看一看出入的門戶。香兒道：「東家之西，即西家之東，我從不信那些把戲。」耿朗道：「地理不講，亦還可以。難道亦不令《周易》先生占算？」香兒道：「卜以決疑，不疑何卜？我更不相信那些胡話。」耿朗只得由他。香兒盡一日之力，俱皆搬妥。

第三日，隨著雲屏、愛娘、彩雲去看春曉，春曉已替棠夫人辦管家務。香兒見春曉頭指氣使，一呼百諾，又十番羨慕。

因說道：「昔日伯父要請二娘管理家事，不想今日六娘到幫了伯母，可見有福的不在忙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也。」春曉道：「這不過一時暫住，將來朝議定時，嗣後有人，我須仍回本家。」愛娘笑道：「好馬不吃回頭草，你既過繼與伯母，順哥便是伯父的嫡孫，還有甚麼朝議？」香兒聽到此處，又十分懊悔。正是：

鼠肚雞腸，只空恨弄巧成拙。鳳毛麟趾，最可喜是真不假。

